

埃及教育世俗化的历史考察

季诚钧, 徐少君

(浙江师范大学 田家炳教育科学研究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 由于传统、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宗教教育在埃及教育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 自近代以来, 伴随着埃及社会现代化进程, 一方面, 埃及宗教教育不断经历着世俗化变革, 另一方面, 脱胎于西方现代教育制度的世俗教育在埃及逐渐发展壮大, 最终形成今天埃及宗教和世俗教育并存的格局。

关键词: 埃及; 宗教教育; 教育世俗化

中图分类号: G5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035(2009)06-0023-06

埃及具有深厚的宗教文化传统, 千百年来, 伊斯兰教在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一直占据神圣地位。在此文化背景下, 人们非常重视对孩子宗教意识的培养和宗教合法性身份的塑造。^[1]而自古以来, 学校教育又担负着这种意识培养和身份塑造的主要功能。直到今天, 在埃及的小学至大学, 几乎所有师生对宗教都怀有敬畏的情感。^[2]而且, 至今在埃及教育制度中, 仍然独立存在着一个非常庞大的宗教教育体系, 与世俗教育体系构成并行的二元格局。

埃及教育二元格局的形成与埃及教育世俗化的进程是同步的。众所周知, 自19世纪以来, 埃及历史上最显著的现象, 是西方文明开始影响埃及的过程。^[3]从此, 埃及教育也步入了世俗化进程。但由于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 西方教育制度引进埃及之前, 埃及教育的基本面貌是宗教教育一统天下, 而且直到今天, 宗教教育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 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所以, 教育世俗化在埃及具有特定的涵义, 它不仅指世俗教育在宗教教育的大环境中发生、发展和壮大, 还包括宗教教育本身的世俗化进程。

一、启蒙阶段的教育世俗化——从拿破仑统治到1882年

有学者认为埃及社会世俗化肇始于奥斯曼帝国对其占领时期。因为它从此切断了埃及与阿拉伯世界的联系, 改变了埃及社会的宗教属性, 自此, 埃及开始重塑其世俗国家的形象。^[4]但多数学者认为埃及社会世俗化是从拿破仑统治埃及开始的。这种观点认为: 法国大革命所倡导的自由、平等、民权以及《拿破仑法典》的精神, 是欧洲现代世俗思想萌芽的标志, 而拿破仑统治埃及时期正是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笔者认为, 奥斯曼帝国对埃及的占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埃及的文化禁锢, 使其接近西方文明, 但一方面当时的奥斯曼还不能被称之为世俗社会, 另一方面, 埃及也没有明显的社会世俗化迹象。总体来看, 在拿破仑统治以前, 埃及仍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封建社会: 生产力水平低下, 思想禁锢保守。当时, 宗教作为埃及人似乎与生俱来的信仰意识, 作为历代帝王政治的工具, 已经深深扎根于民众的心理。在信仰意识的笼罩下, 人们缺乏自由、民主和科学

* 收稿日期: 2009-09-15

作者简介: 季诚钧(1965-), 男, 浙江义乌人, 浙江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徐少君(1974-), 男, 安徽舒城人, 浙江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科学研究院教师。

基金项目: 浙江省高校人文社科“高等教育学”重点研究基地成果; 教育部“非洲高等教育国别研究”项目(教外亚函【2007】13号)

等现代观念。与此相应,在教育领域,宗教教育一统天下,真正的高等教育机构只有爱资哈尔大学,当时虽然爱资哈尔大学已经蜚声远扬,但却没有出现现代学科,也罕见现代思想,学术气氛正统沉闷,异常保守。

从拿破仑统治埃及开始,这种落后保守的面貌发生了改变,之后一直到1882年,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与埃及社会现代化同步,埃及教育也经历了一系列的世俗化变革。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拿破仑统治时期教育世俗化的肇始

拿破仑统治时期,埃及教育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点:第一,欧洲现代学科思想首次传播到埃及。据史料记载,拿破仑征战埃及时,曾随从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历史、考古、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1798年,拿破仑刚到埃及,即以法国科学院的模式创建了埃及科学院,由当时著名的法国数学家蒙日任院长,拿破仑亲任副院长,并鼓励埃及学者加入科学院工作。科学院设数学、物理、政治经济和文学艺术四部,并附设图书馆、印刷所、机械实验室和物理研究室。拿破仑还亲自为科学院制定了宗旨,强调在埃及发展和普及科学、传播文化、推动社会进步等。^[5]科学院的建立以及相关学术和研究活动的开展,使埃及人首次认识了现代学科及其研究方法,从此,在这片蛮荒之地开辟了知识和真理的空间,对埃及未来教育和科技发展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二,在埃及创办一批现代技术学校和专供法国移民子弟就读的现代小学。这些学校完全采用西方世俗化的模式,与传统宗教学校相比,有天壤之别。拿破仑政权在埃及极为短暂,仅延续三年,而作为统治者,他又必须关照伊斯兰社会的宗教情感。所以,拿破仑既来不及建立新的教育制度,也不可能从本质上触及根深蒂固的埃及宗教教育制度。但可以肯定的是,拿破仑首次把欧洲现代学科思想和教育实践带入埃及。以上两点对埃及近现代教育的意义,与其说体现在变革上,不如说体现在启蒙上。从此,埃及教育环境悄然变化,独撑天下的正统宗教教育被撕开一道裂口,世俗教育逐渐发展壮大,宗教教育本身也踏上了漫漫的近现代世俗化变革之路。

(二)穆罕默德·阿里的教育改革

1805年,在穆罕默德·阿里的领导下,埃及人赶走了法英殖民者,并摧毁了腐朽的马姆鲁克王朝,随后阿里发起了一场社会改革。阿里的改革具有明显的世俗化倾向,其中教育是最重要的改革领域之一。殖民者虽然被赶出了埃及,但客观上西方先进生产力和文化力量刺激了埃及的社会变革。为了富国强兵,阿里坚持世俗和开放的教育路线,以当时西方教育制度为范本,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具体包括:效仿欧洲建立一批世俗小学和技术学校;减少宗教课程,增加现代科学内容;聘请外国教师任教;派遣留学生到欧洲(主要是法国)学习,等等。通过改革,现代世俗教育制度现出雏形。另外,在西方现代世俗思潮的影响下,宗教教育的思想和实践也发生了微妙变化,宗教学校也开始接受和传播一些科学知识。由于阿里对埃及现代教育的突出贡献,而被后人称之为埃及“现代教育之父”。

(三)阿里时代之后兴起的伊斯兰改革主义对教育世俗化的影响

继阿里之后,埃及社会现代化的步伐逐步加快,马克思曾称之为“当时奥斯曼帝国唯一有生命的一部分”。为应对西方世俗文明的冲击,伊斯兰改革主义思想应运而生,并逐渐发展成为埃及社会的主流思潮。概括其基本要义,即主张协调伊斯兰教与民主、科学和理性的关系,在不危及伊斯兰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通过宗教改革迎接西方的威胁与挑战,促进业已启动的国家现代化进程。^[6]这种思潮对埃及教育的影响极大,当时主要思想家有:塞义德·哲马鲁丁·阿富汗尼、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希德·里达、阿赫默德汗等。其中,塞义德·哲马鲁丁·阿富汗尼的思想最具代表性,他认为:伊斯兰教是顺应时空和条件变化而变化的“灵活的宗教”。^[7]他的观点为埃及宗教教育世俗化改革准备了思想基础。穆罕默德·阿卜杜的思想与哲马鲁丁的思想一脉相承,相比之下,他的思想主张针对性更强,直接指向埃及宗教教育。他曾就读于爱资哈尔大学,年轻时就对爱大禁止开设哲学、逻辑学、历史、数学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课程而抱以不满,呼吁对埃及的宗教、教育、社会和阿拉伯文风进行改革。毕业以后,他先

后担任爱大教授、爱大校务委员会委员、立法议会常务委员等职,所以他不仅亲历了在爱大课堂推行世俗化教学改革快乐体验,而且最终把自己的改革思想付诸实践。为官以后,他又对宗教教育进行了改革,旗帜鲜明地反对墨守陈规,反对“宿命论”,提倡根据《古兰经》和《圣训》的原则,运用理智进行新的教法演绎,改革阿拉伯文风,吸收西方文明的精髓,学习和掌握现代科技,把伊斯兰教和现代科学相揉合,使伊斯兰教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因此他大力提倡引入现代科目,改革爱资哈尔课程体系。更为可贵的是,他认为在当时的埃及,优先考虑的应是教育,而不是社会、政治变革。穆罕默德·阿卜杜的思想,由于其对推动埃及宗教教育改革的特殊贡献,而被西方公认为“现代主义的思想体系”。

二、殖民时期教育世俗化的 曲折历程——从 1882 年到 1952 年

史学界一般将 1882—1952 年划分为两个阶段:1882—1922 年英国殖民统治时期、1922—1952 年宪政时期。但由于宪政时期英国仍保留了在埃及的许多特权,殖民时期的依附和控制关系没有根本改变,所以本文笼统地把两个阶段合而为一,称作殖民时期。

(一)英国殖民统治前后埃及教育世俗化的 曲折历程

1882 年,英国殖民统治之前,埃及已经仿照欧洲教育模式,酝酿并初步建立了自己的世俗教育制度。19 世纪 20 年代,埃及政府曾派出 20 人去英国伦敦约瑟夫·兰卡斯特 (Lancaster schools) 中央学校^[1]学习。这些人学成归国以后,着手在埃及创办学校,继 1847 年开罗诞生第一所兰卡斯特示范学校之后 (约 59 名学生),此类学校开始在开罗 8 个区域陆续出现,并一度计划向全国推广,这类学校当时在埃及被称为国家学校 (national schools)。19 世纪 60 年代,埃及又模仿法国,酝酿和筹建现代世俗教育制度,并于 1868 年 11 月 7 日出台埃及现代学校组织法,对课程、教材、教学、考试、学生注册、管理体制,乃至校服、学校选址及教室布置、办学财政来源等方面都进行了详细的规划。至 1881 年,初步确立埃及现代

教育制度,按小学、中学和大学三个等级分类,小学按地方实际需求,根据村镇规模大小,又分为三个等级:2 000—5 000 人的村镇建一所三级小学,为最小规模,设一名教师和一个班级 (大约 50 名学生);5 000—10 000 人的村镇建一所二级小学,设两名教师和两个班级;10 000 人以上的村镇建一所一级小学。另外在每个省府按居民数和学校数 10 000:1 的比例建立中学,在开罗市中心建立最高学府“大学”。

阿里之后,西方列强再度进入埃及。当时,逐步强大起来的埃及意欲摆脱奥斯曼帝国的控制,但由于西方的干预,埃及在第二次土埃战争中战败,被迫接受西方的不平等条约,丧失国家自主权。在这段历史时期,特别是 1882 年以后的 40 年间,埃及教育世俗化苟延残喘,危难重重。殖民者为了维护其殖民统治,大肆向埃及移植欧洲教育模式,试图压制新生的埃及现代教育制度,使埃及教育受到严重的扭曲。1882 年英国占领埃及以后,开始在埃及推行愚民和奴化的殖民主义教育政策。英国人为了保护自己在埃及的经济利益,巩固埃及原料产地和工业品销售市场的地位,一方面阻止埃及民众接受教育、接触现代科技,另一方面又竭力培养维护殖民统治的文官人才。为此,英国当局关闭了原来的学校,只保留落后的私塾教育和清真寺教育,教育经费极少,仅占政府预算的 1%。^[8]教育免费制被取消,中下层民众丧失接受世俗教育的权利。据统计,1907 年,文盲占埃及总人口的 94.7%,到 1913 年,仅有 6.5% 的女孩和 20.5% 的男孩受过最低水平的教育。同年,各级各类学校就学人数仅占适龄人口的 3.5%。^[9]世俗学校的人才培养也发生了扭曲,多以培养文职人员为主,抛弃现代科技和实用技能的教学。这样,刚刚建立起来的世俗公共教育制度陷于瘫痪。在 1910 年之前,埃及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只有一所农业学校。^[10]世俗学校尚且如此,宗教教育世俗化进程更为曲折,当时在殖民奴化教育政策的大背景下,伊斯兰教和现代文明的对话一度失语,对接一度中断。代表广大中下层民众心声的宗教教育被迫抱残守缺,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伊斯兰传统文化的命脉。所以,殖民时期的埃及教育世俗化遭到严重的扭曲。

(二) 宪政时期教育世俗化的发展

1922年,萨阿德·扎格卢勒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取得了胜利,英国被迫宣布结束对埃及的“保护”,承认埃及为独立国家,埃及进入宪政时期。埃及教育世俗化重获生机,随后埃及颁布宪法,把免费教育写入其中。至1936年和1950年,小学教育和高中教育分别实行免费。通过不断改革,世俗教育体系基本形成并不断壮大。至1952年“七月革命”之前,公立学校小学生人数达到100万,大学生总数达到4万,公立中学和技术学校的学生也达数万。^[11]宗教教育体系也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至20世纪30年代,在爱资哈尔中小学,传统的教育机构“库特布”^④已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学校和班级授课制度。爱资哈尔明确要求自己的学生,既要熟悉伊斯兰教教义,又要懂得现代世俗知识。爱资哈尔大学单一的宗教性质逐渐改变。1930年政府令规定爱资哈尔大学和爱资哈尔清真寺分离,爱资哈尔大学成为专门的教学和研究机构,并明确规定开展现代科学和应用技术教育,而且还新建了商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和女子学院等。另外,整个爱资哈尔的学制系统也逐渐与世俗学校趋于一致,并引入了正规的考试制度和学位制度。

三、国家伊斯兰背景下的宗教教育世俗化——从纳赛尔到萨达特时代

直到20世纪上半叶,埃及教育世俗化的程度是相当有限的,世俗教育规模小,层次低,宗教教育改革步伐缓慢。1952年,纳赛尔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改写了埃及历史,从此,埃及真正走上民族自强的道路,教育世俗化步入一个新时期。

新政府非常重视教育,革命胜利以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对教育结构的调整:统一学制,增加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大力发展中等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形成一个以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相结合的多层次、多类型的新教育体系。据统计,从1952年到1975年,学龄儿童入学率由27.14%上升到77.15%,到1970年,技术学校的在校生比1952年增加34倍。^[12]大学教育规模也因为60年代高中教育的大发展,在70年代急速扩张,到

1969/1970年,入学人数由1952/1953的5万增加到16万,增长了3倍多。^[11]同时,新政府也极为重视宗教教育改革。纳赛尔在意识形态上奉行的是社会主义和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所以他对宗教教育改革的基本立场是:既要坚持走世俗化的路线,发展民族经济,培育现代民族意识,又要坚守阿拉伯民族振兴的道路,维护国家统治,扩大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1961年,埃及政府颁布爱资哈尔法,对宗教教育进行全面改革。这次改革的动因是:政府认为爱资哈尔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必须要改变这种落后状况。对此,1961年爱资哈尔法序言是这样表述的:爱资哈尔已无法融入现代社会并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其毕业生作为宗教人士却不懂现代科学,伊斯兰仍然固守传统,无法在宗教科学和现代科学之间求得平衡,为此,每一个穆斯林必须既要懂得宗教知识又要精通现代科学知识。基于此,这次改革确立了一条基本原则,即必须要建立一种新的教育制度,这种教育制度既要基于伊斯兰原则又要顾及当代社会的现代化需求,以便改变国家教育制度中宗教教育和世俗教育的割裂。^[1]这次改革取得了积极成果,不仅确立了和世俗政治紧密联系的爱资哈尔教育管理体系,而且在爱资哈尔中小学加强了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在爱资哈尔大学增设了许多现代学院和现代学科。改革后的爱资哈尔真正成为宗教与世俗相结合的系统。

教育世俗化在纳赛尔时代得以深入推进,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更体现了国家世俗政权的推动作用。这种状况在萨达特时代被延续,当时,除了全民教育政策逐步落实、世俗教育规模继续扩大、教育质量得到关注以外,萨达特也非常重视宗教教育以及宗教教育和现代文明的融合。1971年5月16日,萨达特在视察爱资哈尔大学时曾表示要把埃及建设成一个“科学和信仰的国度”,其中特别提到“信仰”是“建设新社会必不可少的基础”,并自封为“信士总统”。^[13]但萨达特执政初期,由于一度推行宗教自由政策,客观上使宗教教育世俗化产生逆流。当时各种宗教组织自由发展,群众宗教情绪一度高涨,^[14]埃及当局为了发展宗教,安抚民心,大量增加电视和电台宗教节目播放的时间和数量,诵读经文。报刊杂志增

加了宗教文章,并大量出版宗教读物。从而鼓舞了人们的宗教热情,愈来愈多的年轻人涌向清真寺参加宗教生活,在礼拜的时刻,马路上到处是礼拜的人群。在大学校园中,男生开始蓄须,穿着传统阿拉伯长袍,女生则穿着黑色长袍,配戴头巾和面纱,不再涂脂抹粉,他们开始封斋,学习诵读经文。^[15]宗教自由政策产生了政治混乱,其中,原教旨主义者居然提出宗教参与政治的要求,进而危及到国家利益,更不利于宗教教育世俗化的推进。因为在这种思潮下,不仅世俗学校对宗教课程和宗教文化趋之若鹜,同时,在爱资哈尔,抵制世俗文化(尤其是西方文明)、固守伊斯兰传统价值,似乎又要对业已形成的宗教和世俗文化的和谐共处构成威胁。所幸萨达特执政后期,又严格控制宗教活动,并恢复了国家对宗教教育的控制,重新使宗教教育的改革回归到国家利益的框架内,使宗教教育世俗化走上有序的轨道。

四、全面深入改革的当代宗教教育 世俗化——穆巴拉克时代

1981年穆巴拉克上台后,埃及国内外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发生了巨变,国内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意识形态变革加速,融入国际化之后,西方强势文明渗透加剧。这一切为埃及宗教教育世俗化提供了新的土壤。面对新环境,如何适应现代民主政治和知识经济的发展要求,宗教教育必须做出新的回应。穆巴拉克时代,宗教教育面临两个冲突,一是受西方价值观的影响,整个教育体系(包括爱资哈尔教育)有按照西方模式重组教育制度的倾向。二是其对立面,即以穆斯林兄弟会为首所倡导的旨在伊斯兰复兴的激进的教育改革,反对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种论调在埃及颇有市场,埃及著名教育家 Sayyid A. Bahwash 就认为:埃及民族应对未来挑战的最后和唯一的希望是培育伊斯兰精神……这是应对未来所面临危险的最好武器……埃及正遭到来自全球的威胁,他们正试图破坏埃及的宗教文化,也只有伊斯兰教育能够拯救这种危险的现象。^[4]这是一对新的矛盾,面对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以及国际化步伐的加快,如何培养既能适应市场经济需求,具有国际化视野,又有深厚宗教和民族情感的人,是摆在埃及宗

教教育面前的一大挑战。为此,埃及整个教育体系发生了一场知识和方法论的深刻变革。从国家教育政策取向看,在中小学,埃及历史和传统文化、阿拉伯语、宗教精神和伦理道德重新得到重视,凸显了宗教的价值地位。同时现代文化和知识的价值也被置于更高的位置。爱资哈尔大学和其他宗教高等教育机构也加强了现代自然科学的学习和研究,其专业设置和学位制度已和世俗大学没有两样。宗教学科视野大为放宽,研究方法更加灵活,许多现代文明现象在伊斯兰教那里都能找到符合时代精神的合理解释。

五、结 语

新时期埃及教育世俗化将会遇到越来越多的挑战,有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大多数人普遍认为目前的埃及教育过于西化,需要增加更多的宗教内容以适应伊斯兰和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16]如何应对挑战姑且不论,埃及教育世俗化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今天的伊斯兰教已经从埃及社会生活的主导位置退居次要位置,尽管每个人都还有伊斯兰教的信仰,还都是穆斯林,但伊斯兰教所宣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已日益被世俗教育所提倡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所同化与融合。而这些对推动埃及社会发展与进步功不可没。因为没有埃及教育的世俗化,就不能形成现代化的教育观,培养出适应国际竞争的人才。所以,教育世俗化有利于埃及的现代化建设,有利于推动埃及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当然,由埃及的历程,我们还可以看出,埃及并没有因为盲目地追求教育世俗化而抛弃其传统文化、否定其传统价值。中国虽然不是宗教国度,但我们同样拥有悠久的历史,拥有在全人类历史长河中光芒四射的丰富的传统文化。当前,我国的教育现代化和国际化战略也正在深入推进,在我们对国家教育成就津津乐道的同时,是否也应该冷静地思考,如何设计我们的教育内容?拯救被年轻一代逐渐淡忘的传统文化,开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共生共荣、和谐相处的局面。

注释:

¹ 又名互助学校(Mutual improvement school),在一个酷似车间空

旷的屋子里,摆放着排排长凳,可以容纳千人,学生对号入座,一排为一组(class),约8-10人,各小组自我管理,选派专人(monitor)负责监督和检查本组学生的纪律和作业。教室四壁并排悬挂着许多木板(黑板),板书内容按难易顺序进行排列,上课时,各组学生根据铃声或哨声指令,分别聚集到相应的木板前,并按照地面划定的位置站成半圆形,接受讲解。回原位做练习,练习时间高度一致,整齐划一,据说这样站着上课有益于身体健康。

④库特布,英文名为Kuttabus旧式爱资哈尔宗教教育模式的统称,即在古老空荡的清真寺或爱资哈尔讲堂里,没有固定教室、课桌椅、黑板和教科书,学生席地而坐,课间,教长鞭策之声和《古兰经》吟诵之声不绝于耳。

参考文献:

- [1] Robert W. Hefner and Muhammad Qasim Zaman Schooling Islam,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Modern Muslim Education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110
- [2] Cook B J Islam and Egyptian Higher Education Student Attitudes [J]. Chicago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2001, 45 (3): 3-33
- [3] 拉西德·阿里·巴拉维,穆罕默德·哈姆查·乌士列.近代埃及的经济发展[M]. 枢原,申威.译.北京:三联书店,1957: 39
- [4] Sayed F.H. Transforming Education in Egypt Western Influence and Domestic Policy Reform [M]. Cairo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06 99.
- [5] 孙国志.浅析拿破仑在埃及的文化思想政策和措施[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1995 43(4): 73-74.
- [6] 刘靖华.伊斯兰改革主义的理论与实践[J].世界历史,1990 (3): 56-65
- [7] 张志华.近代埃及伊斯兰教改良派代表人物——穆罕默德·阿卜杜[J].阿拉伯世界研究,1985(4): 68-74
- [8] 杨灏城.埃及近代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240.
- [9] 李建忠.战后非洲教育研究[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406
- [10] 吴式颖.外国现代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359.
- [11] Alan Richards Higher Education in Egypt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EB/OL]. [2008-08-15]. http://www.wds.worldbank.org/external/default/WDSContentServer/WDSP/IB/2000/07/19/00009265_3961002123123/Rendered/PDF/multi_page.pdf
- [12] 李乾正.当今埃及教育概览[M].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 52.
- [13] 陈建明.埃及与中东[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
- [14] 曹琪.当代埃及伊斯兰复兴运动与现代化进程互动关系之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05
- [15] Rubin B. Islamic Fundamentalism in Egyptian Politics[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81.
- [16] Cook B J. Egyptian Higher Education Inconsistent Cognitions [M]. London: University of Oxford Press 1999 355.

Secularization of Education in Egypt A Historical Review

Ji Cheng-jun XU Shao-jun

(K. P. Tin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Religious education has been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education in Egypt as a result of the influences of tradition and culture. With the modernization of Egyptian society since the modern times on, however, religious education in the country has been undergoing a secularization reform; simultaneously, secular education, born out of the modern education system of the West, has been more and more influential, ending in the coexistence of religious and secular education in Egypt today.

Key words Egypt; religious education; secularization of education

(责任编辑 钟晨音)